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六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

周

[illegible]有二年使詹伯（詹桓伯周大夫）如晉晉使趙成（趙武之子謚景子）來致閻田（氏族畧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于閻春秋彙纂注閻屬晉與甘相近之邑）甘人（甘大夫襄）與晉閻嘉（閻大夫）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即陸渾戎）伐潁（今河南府登封縣陽城廢縣周潁邑）有王使詹伯辭于晉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以上諸國注俱見前亳春秋釋例亳小國與燕近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屛周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弁冠也童子垂髦始冠而因以敝之謂既冠而三加成禮則棄其始冠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羊舌肸謂韓起曰文之覇也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起乃使趙成如京師致閻田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周大夫）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己巳

十有三年齊欒施（子雅之子子欒之孫以字為氏）高彊（子尾之子子高之孫亦以字為氏）奔魯

齊欒高氏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無宇曰子旗（欒施字）子良（高彊字）將攻陳鮑亦告鮑氏無宇授甲

陳氏厚施齊之將為陳氏晏嬰

以如鮑氏鮑國（謚文子叔牙元孫）亦授甲矣遂伐欒高氏高彊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嬰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齊侯召之而後入齊侯使王黑（齊大夫）以靈姑銔（齊侯旗名）率戰于稷（齊有稷門）欒高敗又敗諸莊（城內之里）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齊東南門）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嬰謂無宇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無宇盡致諸齊侯而請老于莒（齊邑本取于莒故亦曰莒）初晏嬰如晉羊舌肸

己應言之然觀其救無宇以讓德義利云云意雖為公適足便其粧肘結衆之計工于謀國者當不出此

問曰齊其何如嬰曰齊其為陳氏矣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豆區釜各加舊量之一鍾乃大矣陳氏亦以十釜為鍾三量既加則鍾自大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國之諸市踊刖足者屨貴屨賤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至是無宇于公子公孫之無禄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者私與之粟由是盍得齊衆心穆孟姬景公母為之請高唐故城在今

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南陳氏始大

庚午十有四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在申召蔡侯蔡侯將往蔡大夫曰楚貪而無信惟蔡于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晉韓起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天將假手于楚以弒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

而殺其君以圍其國楚雖幸而克必受其咎于是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憖左傳注地闕以謀救蔡王使單子會之晉人請蔡于楚楚弗許遂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左傳注闕申無宇曰不祥五牲牛羊豕犬雞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羮有二其一在河南許州襄城縣是為西不羮其一在南陽府舞陽縣是為東不羮使棄疾為蔡公問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臣聞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即鄭子革以子孔之難奔楚事在靈王十八年在內君其少戒楚子曰國有大城

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左傳注檀伯也櫟大夫厲公殺之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邱即雍廩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事俱見前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楚平即位蔡遂復事具後

辛未

十有五年原伯絞奔郊周之郊甘人弑甘公過

原伯絞虐原輿人衆人也逐絞立公子跪尋絞之弟絞奔郊甘公過即悼公欲去成景之族甘成公景公之後成景之族遂殺甘公而立成公之孫鰌是為平公

魯公子憖奔齊

季孫意如悼子紇之子謚平子不禮于南蒯季氏邑宰南遺之子蒯謂公子憖字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為公臣憖許之告魯侯遂從魯侯如晉晉平公卒子夷立是為昭公魯侯如晉朝嗣君晉辭之至河乃復憖遂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季氏邑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有故城在縣西北叛如齊憖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初南蒯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

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後二年費人叛南蒯南蒯奔齊侍飲于齊侯齊侯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子韓晳齊大夫曰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齊侯歸費于魯使鮑國致之

壬申十有六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在今江南穎州府亳州公子棄疾殺公羊作弑公子比

楚師伐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時蔡公棄疾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觀起子楚共轘觀起從奔蔡事在靈王二十一年

在蔡事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會薳氏之族（楚子殺薳掩而取其室、掩蒍賈曾孫）及薳居（掩之族楚子奪其田）許圍（許大夫還許而質之）蔡洧（洧仕楚楚滅蔡其父死焉）蔓成然（字子旗鬭韋龜子楚子奪其邑）爲楚子所不禮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中之會常壽過戮焉正義曰徇之于軍而不殺故猶在楚）作亂從乃名公子比（即子干前奔晉）公子黑肱（即子晳時在鄭）襲蔡見蔡公脅而盟之蔓成然故事蔡公蔡朝吳亦欲復蔡于是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

罷敵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聞二子死自投于車下既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遂沿夏左傳注漢別名將欲入鄢即鄢郢今襄陽府宜城縣是芋尹申無宇之子亥求得之史記靈王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不食三日飢不能起以歸尋縊于中亥氏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比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乃行國每夜駭時不知楚靈死畏其復來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

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比及黑肱曰王至矣君早自圖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楚平王左傳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以璧見于羣望曰請神擇于此五人者使主社稷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葬比于訾（楚地在今汝寧府信陽州）曰訾敖殺因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以靖國人使蔓成然為令尹初楚靈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

昔自溴梁之後會盟皆大夫至此再合諸侯恐椅徐後示弱業乃

自取之民患其無厭故從亂如歸是冬吳因楚亂遂滅州來

劉子獻公摯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簡公子定公寧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邱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有平邱故城同盟魯侯不與盟

晉成虎祁晉平公築虎祁之宮鄭伯及魯叔弓如晉賀事在王十一年　虎祁宮故址在今山西絳州南魯叔弓謚敬子叔肸曾孫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羊舌肸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邱

叔向專以威力奪其君并不知仗義執言之用乃以諸侯間而皆亦克執謂叔向為賢大夫哉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子劉子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命羊舌肸告于齊齊人聽命肸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乃治兵建而不旆既而旆之諸侯畏之同盟鄭公孫僑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鄭伯男也鄭爵列伯子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是會晉以邾莒之愬魯季孫伐莒取鄆用人于亳社事在王十二年辭魯侯故魯侯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即子服惠伯湫私于荀吳曰魯兄弟也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子其圖之吳以告韓起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蔡侯廬隱太子之子是為平公歸于蔡陳侯吳悼太子之子是為惠公歸于

陳

楚子既以詐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歸鄭之侵地施惠百姓存恤國中

甲戌 十有八年吳子夷末公羊作夷昧史記作餘眛卒

夷末之初立使屈狐庸申公巫臣子留吳為行人聘于晉趙文子

趙武 問曰延州來季子季札封延陵故曰延陵季子今常州府武進縣也後吳滅州來復以封札故又曰延州來狐庸聘晉吳尚未滅州來曰延州來者後人追記之辭 其果立乎對曰不立今嗣君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至是夷末卒欲授

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時吳亦僭號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夷末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夷末之子僚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白狄别種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有新市故城春秋鮮虞國

初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今正定府藁城縣有昔陽城滅肥今藁城縣西南有肥累城春秋肥國以肥子緜皐歸事在王十五年至是荀吳復以師伐鮮虞圍鼓今正定府晉州春秋鼓國州西有鼓聚鼓人或請

命官分職緣事正名唐虞周官近而可徵固未嘗有紀瑞之事也左氏浮誇於

以城叛吳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悅全反鞮歸明年荀寅又滅陸渾之戎以其貳于楚也

丙子

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郯子

郯子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春秋郯子國少昊後嬴姓朝于魯

郯子朝魯魯侯與之宴叔孫婼叔孫豹之子謚昭子問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昔者黃帝氏以雲

此可見一班泯而師之如武曌定署名從滋千古笑柄彼不能紀遠之說曷足為定論耶

紀炎帝氏以火紀太皞氏以龍紀俱見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已見前自顓頊以来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孔子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有天門山在縣西南寰宇記楚獲吳餘皇于此與和州梁山相對時人呼為東梁山西梁山

吳伐楚陽匄楚穆曾孫字子瑕為令尹卜戰不吉公子魴司馬

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請改卜之吉戰于長岸魴以其屬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吳公子光諸樊子即闔閭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丁丑二十有一年宋衛陳鄭災

二十年之冬有星孛于大辰爾雅大辰房心尾也西及漢左傳注夏

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魯申須魯大夫曰彗以除舊布新今除于火大辰為大火之次火出火尚伏當須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亦魯大夫曰若火作當在宋衛陳鄭宋大辰之虛陳太皥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衛顓頊之虛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火房火之舍衛星營室營室水也牡雄也水畏火故丁為壬妃至是夏五月火即心星始昏見越七日壬午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使從大龜從主祏于周廟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惟陳不救火初鄭裨竈鄭大夫言于公

子産拒裨竈之請實經國正論多言或信不與亦不復火足袪千古信邪之惑

雨澇湯旱何嘗不鑄幣利民景王之鑄大錢非

孫僑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欲以禳火鄭必不火僑弗與既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僑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安知天道是亦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謂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明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我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　時門鄭南城門洧淵水經注洧水逕新鄭故城又東為洧淵水

鑄大錢韋昭國語注大錢者大于舊其賈重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

王將鑄大錢單子穆公名旗單靖公之曾孫曰不可古者天災降

為救災備患是以有民失其資之病觀于繼鑄無射不益信乎非獨議變法也

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殺之咎

民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輕曰子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其圖之弗聽

戊寅二十有二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悼公

許男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曰我與夫殺者不立乎

非啻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也故其罪止于是二傳所載不同而子𨓜聽止赦止之說尤属迂謬嘗因讀公羊作論正之

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

胡氏安國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葢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藥藥不先嘗而誤進于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此簒弑之萌堅氷之漸加之以大惡而不得辭也

己卯二十有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

孔子將適京師南宫适言于魯侯魯侯與之乗車兩馬僕适俱往孔子既至問禮于老子史記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

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問樂于萇弘周大夫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言及樂孔子曰我所聞于萇弘亦如是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家語孔子觀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孔子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急急于所以危亡是無異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察廟朝之度家語孔子入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孔子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于是反乎魯弟子稍益進焉

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奢伍舉子及子尚伍員亦曰伍胥奔吳

楚子生太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建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請大城城父楚邑漢為父城縣故邑在今河南汝州寶豐縣考楚城父有二一以遷許具見後一即此而寘太子焉無極曰太子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悅從之故建居城父無極譖建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輔之其事集矣楚子信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楚子使名之曰來吾

免爾父棠君尚尚為棠邑大夫棠今江南江寧府六合縣謂其弟員曰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吳子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知其欲弑僚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史記作專諸堂邑人焉而耕于鄙

盜殺衛侯之兄縶衛靈公同母兄以足疾不立事見前衛公孟縶狎齊豹衛大夫齊惡子奪之司冦與鄄衛邑注見前有

役則反之無則取之故齊豹作亂衛侯在平壽衛下邑縶有事于蓋獲衛郭門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縶出齊氏擊殺之衛侯聞亂遂如死鳥衛郭門外地北宫氏之宰北宫喜先與齊豹同謀及是豹使人召喜喜其宰不知殺之喜佗之子謚貞子攻齊氏滅之衛侯遂入初齊豹見宗魯于縶為驂乘將作亂謂之曰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猶終竟也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及難作宗魯死焉孔子弟子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故亦曰琴張聞之將往弔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女何弔焉君

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義不犯非禮

齊侯與其大夫晏嬰適魯問禮

齊侯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舍于公館迎孔子至與語齊侯曰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雖王可也其霸小矣齊侯說

鄭大夫公孫僑卒

公孫僑有疾謂游吉即子太叔公孫蠆子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

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疾數月而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辰 二十有四年鑄無射左傳既無射鍾名其聲中于律中無射之管故以律名鍾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韋昭國語註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以大林覆之其律中林鍾也

單子旗穆公曰不可先王之制鍾也大不過

鈞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爲鈞法重不過石百二十斤爲石今作

鍾不度不中鈞石之數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弗

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聞政象樂樂從和

八音克諧和從平細大不踰故曰樂政今細抑大陵不容于耳

細無射大林鍾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非和也聽聲越言迭也遠無射之聲為大

林所陵聽之微細迭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非宗官宗伯

樂官屬焉之所司也亦不聽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辛巳二十有五年宋華亥華合比地王九年合比奔衛亥代為右師向寧向戌子

華定華椒孫奔楚

宋公平公子元公佐惡華向華氏向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

愈于死先諸華亥乃誘羣公子而殺之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遂刼宋公取太子即景公欒及公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宋公亦質華向之子亥子無慼寧子羅定子啟與華氏盟時公子城與華氏戰不勝遂奔晉既而宋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向寧將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使華牼歸太子及二公子華亥向寧華定奔陳事在壬二十三年先是宋公將攻華氏請于華費遂華氏之族時為大司馬費遂曰敢不聽命及華向奔費遂子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多僚惡貙譖諸宋公宋公

將逐貙貙家臣張匄殺多僚劫費遂而名亡人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以南里宋里名叛華登費遂之子先奔吳在吳以吳師救之齊烏枝鳴齊大夫方戍宋及宋廚人濮廚邑大夫敗吳師于鴻口左傳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濮名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遂敗華氏齊烏枝鳴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之新里于是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與華氏戰大敗之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事在王二十四年至是楚薳越以師逆華

氏且告于宋諸侯之戍請出華氏以為楚功宋人從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俱出奔楚

王崩王室亂

王穆后生太子壽先卒在王十五年次子猛及母弟匄無寵庶子朝有寵于王王欲立之未果王殺下門子子猛傅也時子朝之傅賓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雞憚其犧信富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人犧喻子猛難去聲言寵異他人易致禍難也已犧喻子朝言寵異在己自無患害也

至是王田北山即北邙山亦曰郟山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有心疾崩于

棠鏑氏河南府鞏縣有棠鏑澗周棠公食邑劉子時劉獻公摯卒單穆公立其庶子劉蚠亦曰劉卷是為文公單子穆公旗奉王子猛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與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子孫作亂逐劉子劉子奔揚春秋彙纂注揚周邑即揚非泉皐之揚單子逆王猛于莊宮莊王之廟以歸王子還子朝之黨夜取王猛以如莊宮單子出奔于平畤左傳註周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王子還及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皆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劉子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猛居于皇今河南府鞏縣西有皇亭

即皇也晉籍談荀躒荀盈之子謚文子帥九州之戎即陸渾戎州鄉屬也五州為鄉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猛于王城

王子猛卒左傳註未即位故不言崩母弟匄立是為敬王

王猛雖立未及即位故不成喪後追謚為悼王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敬王

壬午元年王居狄泉註見前尹氏立王子朝地震

王子朝入于尹尹圉即尹文公誘劉佗劉子族殺之名伯蚠

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是秋地震南宮極震為屋所壓而死萇弘私謂劉子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事見前今西王王子朝在王城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王居狄泉在王城東故曰東王必大克

癸未

二年王在狄泉

晉侯使士彌牟文伯匄之子謚景伯涖問王室之故彌牟立于乾祭王城北門而問于介大也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

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徵會諸侯期以明年明年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趙鞅武之孫謚簡子樂大心樂喜族孫魯叔詣叔弓之孫黃父注見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吳滅巢

先是吳伐州來吳縣州來楚復取而城之楚薳越以諸侯之師救之吳用公子光謀光請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搖楚必大奔吳子從之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今江南鳳陽府壽州有雞備亭即春秋雞

父至是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及圉陽左傳註楚地而還吳人踵楚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沈尹戍楚公子貞封于沈其後以邑為氏今陳州府沈縣有沈城是其地也非沈國之沈曰王一動而亡三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甲申三年魯侯攻其大夫季孫意如不克出奔齊

魯侯欲去季氏季孫意如以季姒之譖殺申夜姑季公若為之請不得因謀于公子務人欲去季氏務人使其弟告公季姒意如庶叔公烏妻申夜姑公烏家臣公若亦曰公亥公烏弟公子務人卽公為昭公子以告臧孫臧昭伯名賜臧為之子臧孫以難先是賜之從弟

會為譏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季氏怒拘臧氏老告郈孫郈昭伯名惡惠公之後郈孫以可勸先是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季孫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孫怨意如告子家羈公子遂之子歸父別為子家氏羈謚懿伯公羊作駒羈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公羊傳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駒曰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食也言牛馬之于食已者則柔順之魯侯不從遂伐季氏殺季堅意如弟亦曰公之于門意如請待于沂上此魯沂水源出尼山逕曲阜縣入于泗今曰西沂河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

家羈曰許之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鬷戾以其衆救季氏孟氏從之殺郈孫伐公徒魯侯與臧孫賜如墓謀遂奔齊臧孫賜子家羈從齊侯唁于野井今山東濟南府齊河縣有野井亭取鄆魯有二鄆此爲西鄆在曹州府鄆城縣其東鄆在沂州府沂水縣與莒近以居之先是有鸜鵒巢于魯師已魯大夫曰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禂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

晏嬰與孔子交善而尼谿之沮詆為滑稽倨傲彼非不知孔子蓋忌其見用耳跡其生平所為若二桃殺三士

鸜鵒往歌來哭童謡如是其將及乎未幾魯侯遂出

時叔孫婼在闞及歸謂季孫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季孫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叔孫從公于齊與公言于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使歸季孫有異志叔孫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遂卒　叔孫婼謚昭子豹之庶子闞魯地今兖州府汶上縣南旺湖中有闞亭

孔子適齊

孔子以魯亂適齊史記為高昭子家臣通乎景公　高昭子名張偃之子　齊侯問政于孔子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齊侯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

之謀則更以小嫌而肆其陰險尚得謂之賢哉

（乙酉）四年王入于成周尹氏召氏（左傳注召伯當言召氏疏曰召氏族出奔召伯身不奔也）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先是（王三年）尹氏涉于鞏（由鞏涉洛）焚東訾（今河南府鞏縣有東訾聚俗呼訾店）及是單子如晉告急晉知躒（即荀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寛（晉大夫）守闕塞（即伊闕亦曰龍門山在河南府洛陽縣南）王師起于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有緱氏故城本滑國秦滅之周鄭分其地）次于尸（今偃師縣有尸鄉）晉師克鞏召伯盈（奐之子謚簡公）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極之子）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

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即周下都在王城之東敬王徙都于此今洛陽故城是也晉師使成公般晉大夫戍之而還七年尹氏固自楚歸京師京師殺之并殺召伯盈及原伯魯之子十五年楚亂王人殺王子朝于楚

丙戌五年吳弒其君僚

吳子因楚喪楚平卒子壬立是為楚昭使公子掩餘燭庸皆僚母弟伐之復使季札聘于上國以觀諸侯公子光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我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光乃伏甲于堀室而享吳子光

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遂弑吳子鱄設諸鈹交于胷而死光遂自立是為闔閭以鱄設諸子為卿季札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晉士鞅宋樂祁犂樂喜孫字子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令戍成周且謀納魯侯晉士鞅取貨于季孫而為之辭魯侯遂不得復先是齊侯將納魯侯季氏

家臣申豐以錦賂梁邱據據言于齊侯乃止是冬晉籍談致諸侯之戍于成周

楚殺費無極

初無極以讒去蔡朝吳朝吳在蔡無極欲去之謂蔡人曰王惟信吳故處之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弗圖必及于難蔡人逐朝吳楚子怒無極曰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事在景王十八年出蔡侯朱即平公無極取貨于平公之弟東國謂蔡人曰楚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為悼公事在景王二十八年逐太子建殺連尹奢即伍奢事俱在前國人惡之既又與鄢將師比

譖郤宛（字子惡）于令尹囊瓦（公子囊子字子常）殺之（無極謂令尹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子惡曰我賤人無以酬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取五甲五兵寘諸門令尹必觀從以酬之及饗日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甲在門矣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氏爇之盡滅其族黨事在王四年）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囊瓦曰無極殺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吳新有君疆埸日駭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囊瓦乃殺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丁亥　六年晉殺其公族祁盈（奚之孫午之子）及楊食我（字伯石羊舌肸子肸

食邑于楊為楊氏

晉祁勝與鄔臧勝與臧皆祁氏家臣通室易其妻祁盈執之勝賂荀躒躒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盈之臣殺勝與臧晉遂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盈之黨也于是滅祁氏羊舌氏分其田以為縣祁氏之田七縣羊舌氏之田三縣祁氏晉獻侯之後羊舌氏靖侯之後既滅晉之公族殆盡

己丑 八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左傳公羊俱作禹奔楚

吳子伐徐防山以水之壅山之水以灌于是滅徐徐子斷其

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猶勞也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于是始病

庚寅 九年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左傳注晉地

先是魯侯如晉事在王六年次于乾侯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有斥邱故城

春秋晉乾侯邑既而歸鄆在王七年至是復在乾侯晉侯時晉頃公卒子

午立是為定公將以師納之范鞅請召季孫而使私焉鞅私告季

孫曰子必来我受其無咎于是意如遂會荀躒于適歷從荀躒如

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魯侯且請入魯侯卒不肯

見意如荀躒退謂意如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謂其歸攝

君事

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 十年吳伐越

吳始用師于越晉史墨晉太史蔡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左傳注是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多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晉韓不信韓起孫諡簡子齊高張宋仲幾仲氏宋公子成之後幾江之孫為左師魯仲孫何忌衛世叔申太叔儀孫鄭國參公孫僑子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俱王大夫如晉請城成周晉范鞅謂魏

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于是晉魏舒韓不信來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左傳疏既號令下役之事以告諸侯令諸國國各出若干之役各築若干之丈故曰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也而效諸劉子韓不信臨之以為成命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是役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晉人執宋仲幾歸諸京師

魯侯卒于乾侯季孫意如廢世子而立公子宋昭公之弟是為

定公

魯侯出奔在外凡八年至是卒卒于十二月明年叔孫不

敢婼之子謚成子逆昭公之喪于乾侯叔孫請見子家羈羈

辭叔孫使告之曰若公子宋主社稷羣臣之願也凡

從君出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

願與子從政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大夫與守龜在羈

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入可也

冠而出者與季氏為冠行可也若覊也則君謂昭公知其出未知其入覊將逃也喪及壞隤注見前公子宋先入從昭公者皆自壞隤反公子宋即位季孫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為司寇溝而合諸墓魯羣公墓在闕昭公墓別葬先君墓道之外孔子自昭公墓道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也

癸巳 十有二年盜殺單伯簡公

單伯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單氏之羣子弟賊單伯

乙未 十有四年劉子晉侯宋公元公子景公頭曼魯侯蔡侯悼公弟昭

囊瓦以一裘一馬而拘兩君召陵之盟奉辭伐罪不諫齊桓乃荀寅卒以求貨而辭蔡晉楚之臣效尤會賄尚足云霸業哉

（公申）衛侯陳子（陳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未葬書子）鄭伯（定公子獻公蠆）許男（悼公子斯）曹伯（隱公通）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國佐子謚惠子）會于召陵侵楚

初蔡侯如楚令尹囊瓦三年止之（蔡侯為兩佩兩裘獻其一于楚子而自服其一令尹欲之弗與故止之）及歸（時唐侯如楚有兩肅爽馬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以獻乃歸唐侯蔡人聞之因請獻佩蔡侯遂歸）遂如晉請伐楚于是劉子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荀吳子謚文子）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鞅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

不亦難乎吾自方城以来靈王十五年敗楚侵方城晉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失諸侯盟于皋鼬今河南許州臨潁縣有城皋亭即鄭皋鼬邑將長蔡于衛劉子以衛祝佗衛大祝子魚言與范鞅謀之長衛侯是夏蔡滅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人滅之秋劉子卷卒謚曰文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名勝志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山水而得之今麻城縣隸湖北黃州府楚師敗績吳入郢自楚子即位無歲不有吳師伍員為吳行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同謀

楚

蔡侯因之質其子于吳以吳子及唐侯今湖北德安府隨州有古唐城亦有上唐鄉故唐國伐楚楚令尹囊瓦禦之陳于柏舉吳子之弟夫槩以其屬五千擊囊瓦之卒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囊瓦奔鄭吳從楚師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芊以出吳入郢穀梁傳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以班處宮穀梁傳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君之母者楚子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奔鄖鄖公鬬辛之弟懷以平王殺其父曼成然將弑楚子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必犯是余將殺汝雲中即雲夢澤在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遂奔隨吳

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卜之不吉辭吳吳人乃退

丙申十有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於越入吳

吳師在楚越遂入吳

楚申包胥楚大夫姓公孫封于申故號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吳師敗還楚子入于郢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史記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伍子胥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伯景公子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篇杜預曰取其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于是申包胥以

秦師至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春秋彙纂注稷楚地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會之吳師敗吳子乃歸楚公子結滅唐吳夫槩歸自立與闔閭戰而敗奔楚楚封為棠谿氏棠谿城在今汝寧府西平縣即古房子國地楚子入于郢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明年楚公子申為令尹還郢于鄀以定楚國公子申即子西楚昭弟鄀亦作若漢書地理志南郡若楚昭王自郢徙此今襄陽府宜城縣有若縣故城

丁酉十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許自文叔受封至斯十八傳而為鄭滅後楚又立元公成至戰國初復滅

初許畏鄭偪遷葉許靈公畏鄭偪請遷于楚楚遷之于葉今河南南陽府葉縣是也事在簡王十年後又遷夷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即城父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有城父故城即陳夷邑事在景王十二年遷白羽楚以左尹勝言遷許于白羽即析也今河南南陽府内鄉縣析縣故城是事在景王二十一年遷容城在今葉縣西事在王十四年凡四遷皆依于楚至是楚為吳敗鄭遂滅之

儋翩靈王弟儋季之後作亂

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于是鄭伐馮左傳注周邑滑前注見胥靡今河南府偃師縣有胥靡城負黍今河南府登封縣有負黍聚

狐人後漢書郡國志潁陰有狐宗鄉古狐人亭也潁陰今河南許州闕外伊闕外之邑在洛陽

晉閻沒戎京師且城胥靡王處于姑蕕左傳注周邑以避亂明年儋翩據儀栗左傳注周邑以叛單子穆公子諡武公劉子文公子諡桓公敗尹氏儋翩之黨于窮谷遂逆王于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談之子送王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又明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孟以定王室穀城在洛陽縣西北簡城杜註闔孟即邘今懷慶府河內縣有邘臺左傳王取邘爲之田是也

戊戌

十有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後特盟

寶玉大弓乃魯受封重器陽貨竊之以行叛視國典甚矣聖人深惡之故直斥之爲盜既者乃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與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陳氏傅良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己亥 十有八年盜竊魯寶玉大弓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

魯陽虎季氏家臣亦曰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桓子之弟桓子名斯意如之子更季氏代桓子叔孫輒叔孫氏庶子更叔孫氏代武叔州仇武叔不敢之

詞語之例不書名泥古過甚矣

于已更孟氏代懿子何忌將享季孫于蒲圃魯東門外場圃而殺之孟氏先備公歛處父知虎欲為亂請孟孫先備乃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偽為築室于門外虎以季孫將如蒲圃季孫謂御者騶而入孟氏築者闔門射殺虎之弟越陽虎遂刧魯侯與叔孫州仇伐孟氏成宰公歛陽即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今山東泰安府肥城縣有下讙亭即魯讙地陽關在兗州府寧陽縣以叛明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國

諫曰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虎逃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陽虎既奔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亦卒不行不狃季氏宰即費子洩論語作弗擾）

（庚子）十有九年魯以孔子為中都宰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木

夾谷之會會也非盟也左氏傳所載載書之詞及以萊兵刼魯

厚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之諸侯則焉

辛丑 二十年魯以孔子為大司寇

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魯侯會齊侯于夾谷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肇域記魯定公會齊侯于此

齊侯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孔子相告魯侯曰

侯語多附會不足信如稱盟詞齊侯要魯以三百乘而魯侯惟求返汶陽之田然田既歸矣何以終定公之世不聞魯以三百乘從乎即所稱齊侯懼而動獲過如何云云此不過成毛遂歷階藺相如完璧之仗而已豈所以語聖人者哉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魯侯從之及會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于是旍旄羽袚音弗舞者所執周禮有袚舞矛戟劍撥音伐大楯也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齊侯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齊侯懼而動知義不若乃歸謂晏嬰曰寡人獲過于

魯君如之何晏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邑請皆還之齊乃歸魯鄆讙注見前龜陰注俱在田龜山之北龜山在今泰安府新泰縣田今泰安府泰安縣有謝過城冢宇記齊人歸魯田以謝過後人因名

考夾谷之會春秋彙纂削去左傳不録今採史記輯

癸卯二十有二年魯墮郈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有郈城魯叔孫氏邑及費注見前圍成注見前弗克

孔子言于魯侯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弁人字子路亦曰季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

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孔子使申句須樂頎（皆魯大夫）伐之敗諸姑蔑（括地志姑蔑故城在泗水縣東泗水縣今隷山東兖州府）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陽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吾將不墮冬魯侯圍成不克

（甲辰）二十有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有晉陽故城春秋晉邑屬趙氏）以叛荀寅士吉射（士鞅子謚昭子）入于朝歌以叛趙鞅

歸于晉

趙鞅謂邯鄲午趙勝子別邑邯鄲因以爲氏邯鄲今縣屬直隸廣平府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二十年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置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鞅怒殺午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寅士吉射之姻也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趙氏家臣聞之告鞅曰先備諸鞅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魏舒孫謚襄子與寅吉射相惡欲逐之躒

言于晉侯曰君命大夫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遂奉晉侯伐范氏中行氏寅與吉射將伐晉侯齊高彊前奔魯適晉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我以伐君在此矣弗聽遂伐晉侯國人助晉侯寅吉射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明年背蹀告于趙氏請殺董安于恐其為政于趙氏也趙孟患之安于曰吾死而晉國寧趙氏定焉用生乃縊而死趙氏祀安于于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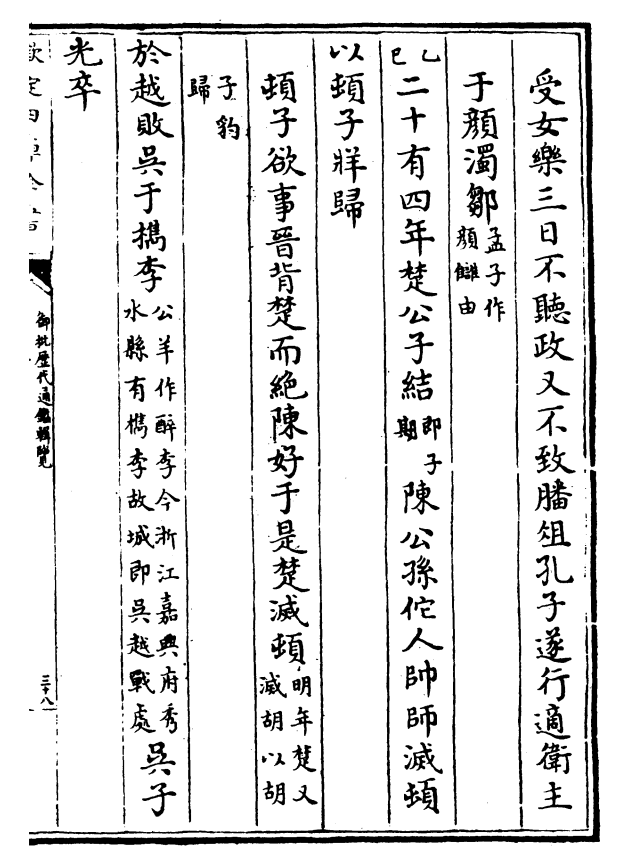
魯以孔子攝相事

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荀子門人問孔子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不可不誅也與聞國政三月政化大行男女行者別于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至不求有司存焉皆如歸焉家語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

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孔子相魯齊人懼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舞曲名史記作康樂及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于魯城南高門魯南門本曰稷門僖公更髙大之因改名外季孫斯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之終日怠于政事仲由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孫既



受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適衛主于顏濁鄒（孟子作顏讎由）

（乙巳）二十有四年楚公子結（即子期）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于是楚滅頓（明年楚又滅胡以胡子豹歸）

於越敗吳于檇李（公羊作醉李今浙江嘉興府秀水縣有檇李故城即吳越戰處）吳子光卒

吴伐越越子句踐禦之越至允常始彊勾踐允常之子陳于檇李越子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自剄吴師屬之目越人因而大敗之靈姑浮越大夫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足大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子夫差立夫差使人立于庭茍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使石尚歸脤于魯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

石尚言于王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自定王八年王季子

聘魯後未嘗行禮于魯　請行脤于是歸脤于魯王室與魯之交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宋女也召宋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故呼之太子蒯聵適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喻南子盍歸吾艾豭牡豕喻宋朝太子羞之歸而朝夫人戲陽速從太子三顧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蒯聵奔宋後如晉盡逐其黨公孟彄奔鄭又奔齊考劉氏敞曰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誣之靈公惑于南子言必聽從故

遂刪贖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今依其說節刪左傳輯

孔子自衛適陳復反于衛

孔子居衛十月將適陳過匡注見前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史記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既解家語子路將戰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還衛主蘧瑗見南子史記靈公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明年去適宋宋司馬桓魋即向魋向戌孫欲殺之史記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去適陳主司城貞子是歲魯定公卒子蔣立是為哀公孔子居陳

謝慎距陳數十餘里隼已貫矢何能遠過盖欲誇聖人多聞而不自知失于誣也他如萍實專車之對靈威丈人之書則誕妄不經更甚矣

三歲史記孔子至陳歲餘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王以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三歲陳常被寇于是去陳

反于衛家語孔子適衛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乃盟而出之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郊迎問伐蒲孔子曰可哉衛侯卒不果伐　蒲衛邑今大名府長垣縣是

衛侯不能用史記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

晉趙氏家臣佛肸趙鞅邑宰以中牟史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　中牟史記索隱此趙氏中牟在河北非鄭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適晉見趙鞅至河而反史記孔子

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余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琴操孔子作息陬操辭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毁卵鳳不翔留慘余心悲還原息陬竇鳴犢舜華皆賢大夫趙簡子未得志時須以為政及得志皆殺之

復處于衛仍主蘧伯玉

丙午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二十有六年吳子敗越于夫椒通典包山一名夫椒山即西洞庭山也在今江南蘇州府吳縣西南太湖中

吳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注見前使大夫種文種字子禽先為楚宛令後仕越因

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已止也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天差既克越乃修怨于陳遂侵陳國語勾踐棲于會稽召范蠡而問焉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曰與人柰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許諾乃令大夫種

郢之辭固蓋明知外蒯內悍勢不能安若從立于夫人之手亦必見制于從而犯蒯聵之所爭耳非欲明退讓之節如吳季札比也

守于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

戊申 二十有七年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初衛侯將立公子郢郢字子南靈公庶子郢辭及是衛侯卒夫人命公子郢為太子曰君命也郢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為出公于是晉趙鞅納故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此定王後河徙道也時晉軍自西來渡河不知戚處陽虎欲逆河之右而南行使蒯聵絻始發喪之服八

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時晉荀寅士吉射在朝歌齊人輸之粟鄭罕達送之與趙鞅遇于戚鞅以蒯聵與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罕達字子姚虎之孫鐵邱名在大名府開州北

蔡遷于州來

先是楚以柏舉之故圍蔡使疆于江汝漢書地理志高陵山汝水所出至新蔡入淮高陵山即伏牛山在今河南府嵩縣新蔡今縣隸汝寧府此汝水故道自元時作堨舞陽其流遂之間而還左傳注楚欲使蔡徙國于江北合于潁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于是請遷于吳楚既還蔡叛而就吳至是吳洩庸吳大夫

如蔡納聘而稍納師蔡不即遷故因聘襲之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遂遷于州來後二年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公孫翩射而弒之文之鍇殺翩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

己酉二十有八年殺大夫萇弘

劉氏王室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劉子卷故與范氏右士吉射晉趙鞅以為討于是殺萇弘是冬趙鞅圍朝歌荀寅犯師而出奔邯鄲明年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

柏人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有柏人故城又明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庚戌二十有九年晉人執戎蠻子赤今河南汝州有蠻城亦曰鄤鄉春秋戎蠻子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皆楚大夫諸梁字子高沈尹戌子為一昔之期夜結期明日即襲梁今汝州有梁縣故城及霍汝州有霍陽聚以霍陽山名單浮餘亦楚大夫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楚人

使謂晉陰地之命大夫特命總監陰地之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山名在今陜西商州其下即武關以聽命士蔑請諸趙鞅趙鞅許之士蔑乃執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人楚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景王十九年楚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至是蠻氏遂亡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吴華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六十一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

周

敬王三十有一年楚子使使聘孔子

先是孔子在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史記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年季孫斯卒遺言謂其子肥即康子必召孔子史記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此國幾興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

周制公侯封域最大者四五百里楚地雖廣度其疆界亦止千有餘里耳且楚重臣如沈尹戌輩不過封以郡縣安有以七百里予人此事之必無者

顧謂康子曰我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其家臣公之魚止之肥乃召冉求魯人字子有孔子如蔡及葉朱子論語序說據史記云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于陳蔡之間案是時陳蔡臣服于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史記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有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令尹公子申即子西不可史記子西曰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乃止孔子又反乎衛

秋七月楚子軫卒

吳伐陳楚子救之軍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又不吉楚子曰然則死也乃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初楚平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弱又立子西子西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乃立太子至是又讓則命公子結即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即子閭五辭而後許將戰楚子有疾遂卒于城父公子啟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申結謀潛師閉塗逆越女越勾踐女之子章立之

是為惠主乃還左傳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遂弗禜初楚子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楚子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由已率常可矣禜音詠禳祭睢即沮水出鄖陽府房順景山至當陽入漳餘注俱見前

冬十月齊陽生景公子入于齊陳乞無宇之子謚僖子弒其君荼

初齊景公疾命國夏高張立其嬖子荼鬻姒之子而寘羣公子于萊注見前景公卒荼即位公子陽生奔魯公子鉏同

齊公子嘉駟黚齊衛事在王三十年陳乞偽事高國而譖之諸大夫遂逐高國國夏奔莒高張奔魯召公子陽生于魯立之公羊傳陳乞召陽生寘諸其家諸大夫至坐乞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霤諸大夫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將盟鮑牧鮑國孫醉而往乞誣之曰此子之命牧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左傳注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謂鮑牧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陽生自謂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牧

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景公妾以安孺子安號也

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邱陽賴齊邑今山東濟南府章邱縣猶有賴亭

生立是為悼公使朱毛齊大夫告于乞曰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乞不對而泣毛反命請殺孺子乃遷之于駘齊邑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未至殺諸野幕之下

壯氏預曰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刦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主

甲寅

三十有三年春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曹伯且言田弋之說曹伯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陽公孫彊以歸曹自振鐸受封至伯陽凡二十五傳而滅

三月吳伐魯

先是魯伐邾茅成子請告于吳邾子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

遂入之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即嶧山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以邾子益邾隱公歸獻于亳社因諸負瑕即瑕邱城注見前邾大夫茅夷鴻即茅成子請救于吳吳以故伐魯使公山不狃時亦在吳率故道險故由險道欲使魯備從武城此為南武城其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今東昌府有武城縣乃趙邑漢曰東武城非魯邑也鄫人道吳師初武城人或因于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吳師至漚菅者道之以入遂克武城進次于泗上泗水注見前微虎魯大夫欲宵攻吳舍吳子所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終得三百

北淮通江之始吳開邗溝不過為伐齊計至今遂資轉漕行水之益事固有創之者受無道之名因之者收不貲之惡若此也

人有若魯人字子有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盟而還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因之後二年奔魯又奔齊

乙卯三十有四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吳溝邗江以通淮後因名邗溝今南運河自揚州西北抵淮安三百七十里即古邗溝水水經注謂之邗溟溝元和志謂之官河今曰漕河亦曰湖漕以運甓社汜光諸湖也

吳欲伐齊乃于邗江水經注作韓江即中瀆水也首受江于江都築城穿溝通江淮之道左傳注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射陽湖在今江南淮安府阜寧縣北與塩城寶應分界末口在淮安府山陽縣北舊曰北神堰後曰北閘今廢

丙辰

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左傳注以疾赴故不書弑

魯侯會吳子伐齊齊人弑悼公史記鮑氏弑悼公索隱鮑牧于魯哀八年已為悼公所殺蓋其宗黨赴于師悼公子壬是為簡公立吳子三日哭于軍門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是冬楚公子結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之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遂歸考左傳注季子為壽夢少子自壽夢卒至此七十七歲壽夢卒

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此蓋九十餘孫毓曰季子邑于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今故從左傳原文書字

丁巳三十有六年春齊國書國氏族伐魯夏五月魯侯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春秋大事表艾陵齊地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博縣故城南齊師敗績

齊國書高無平高氏族帥師伐魯及清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有古清亭齊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政在季氏當子之

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叔孫州仇呼而問戰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孫何忌强問之求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懿子之子武伯彘）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須為右須字子遲魯人）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次于雩門（魯城南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魯師及齊師戰于郊（檀弓史記俱作郎）齊師自稷曲（郊地名）

魯左師不踰溝樊須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求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右師奔孟之側殿林不狃死公叔務人與其僮汪錡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孟之側論語語疏字反孟氏族公叔務人昭公子公為冉求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吳中軍從吳子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中軍宗樓將下軍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無丕齊國書敗胥門巢吳子以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及公孫夏閭丘

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初吳將伐齊越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伍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使員于齊員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吳子聞之史記大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之子賜之屬鏤劍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史記子胥將死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吳也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

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

孔子自衛反于魯

冉求既與齊戰有功季孫肥乃以幣迎孔子史記季康子謂冉有曰子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之康子逐公華公賓公休以幣迎孔子 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史紀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史記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 刪詩正樂史記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

（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序易（史記孔子晚而好易韋編三絕正義云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戊午）三十有七年春正月魯用田賦（孫復春秋尊王發微田者井田賦者財賦魯自宣公始什二而稅至于哀公既什二賦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歛其財故曰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不對私于冉求曰先王制土藉田（謂稅也）以力（三十受田百畝二十受五十畝六十還田）而砥（謂平也）其遠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賦里（廛也商賈所居）以入（計其

〔利入〕而量其有無〔國壓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任力〔謂徭役〕以夫〔以夫家為數〕而議其老幼〔有復除〕于是有鰥寡孤疾〔此則不役〕有軍旅之出則徵之〔雖不役者亦徵其賦〕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為稯〕秉芻〔一百六十斗為秉〕缶米〔缶庾也十六斗為庾〕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又何訪焉弗聽

夏魯侯會吳于橐皋〔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有柘皋鎮漢為橐皋縣春秋吳邑〕

初吳與魯會鄫吳欲魯百牢〔子服景伯對吳弗聽遂與之史記索隱百牢

牢具一百也周禮天子十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不識禮也太宰嚭召季孫季孫使端木賜衛人字子貢辭至是會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魯侯不欲使賜對曰盟以周信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于鄖在傳注發陽也海陵東南有發繇亭今江南通州如臯縣東有立發壩即發繇口也亦曰古鄖吳藩衛侯之舍將止之賜以束錦見太宰嚭與之語乃舍衛侯

己未三十有八年夏魯侯會晉侯及吳子穀梁傳黄池之會吳遂子矣辭

尊稱而居于畢稱以會諸侯于黃池在今河南開封府封邱縣西南裴駰史記集解黃池之會實吳先歃晉亞之今先敘晉者所以外吳於越入吳

吳不稔于歲起師北征闕集月切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于黃池單平公及魯侯來會于是越子句踐襲吳入其郛獲太子友吳晉方爭長未成邊遽傳也乃至以越亂告吳子懼以公孫雄言雄曰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會而先晉晉將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必會而先之乃昏戒令夜中而陳係馬舌恐有聲出火竈出火于竈外以自燭雞鳴乃定軍各萬人為方陳中

軍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知荼左軍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知火右軍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凡帶甲三萬之去晉軍一里昧明鳴鐘鼓振鐸三軍皆譁其聲動天地晉人大駭使董褐晉大夫請事吳子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為盟主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既致命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暴不可

與戰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鞅乃使董褐復命曰諸侯失禮于天子無所逃罪令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謂僭號聞于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晉敢不從命吳子許諾就幕而會吳先歃晉亞之許氏翰曰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自宋之盟晉已為楚所先陵遲于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其先之故諱焉耳

吳子使騶來京師

吳子既長晉于黄池將還恐齊宋之害己使公孫駱告勞于王曰昔楚不承供貢吾先君闔閭不忍其惡與楚昭相逐于中原天舍其衷楚師敗績今齊不鑒于楚又不恭王命夫差不忍其惡徑至艾陵天福于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敢告于天子執事王答曰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吳子弓弩王阼吳子還國亡太子内空士皆罷

敝乃以厚幣與越平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

庚申

三十有九年春魯狩獲麟麟注見前

魯狩于大野元和志大野澤一名鉅野令山東兗州府嘉祥縣有獲麟堆嘉祥本鉅野分置叔孫氏之車子鉏商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折其前左足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端木賜問曰夫子何泣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是年孔子成春秋史記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至哀公凡十二公

夏五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桓魋恃寵初宋公嬖魋公子地扶之公閉門而與魋泣目盡腫于是公子地及公母弟辰入于蕭以叛事在王二十一年害于宋公久益驕盈宋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宋公宋公知之告皇野皇氏宋戴公之後字子仲為司馬曰魋將禍余請即救野以公命召左師巢魋之兄巢至告之故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符

節以命其徒攻桓氏魋欲入子車魋之弟止之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巢亦入于曹曹叛桓氏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名耕字子牛魋之弟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出于衛而奔齊牛遂適吳吳人惡之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魯人葬諸邱輿今費縣輿城司馬牛墓在費縣成山

六月齊陳恒乞之子謚成子弒其君壬簡公史記作田常

齊侯之在魯悼公奔魯簡公從在王三十年闞止字子我有寵陳乞私名悼公

闞止知之先俟諸外悼公使止反與簡公處悼公既立止從簡公歸在王三十二年及即位使

為政陳恒憚之諸御(僕御官)鞅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有陳豹(陳氏族)者為闞止臣止與之言政説謂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何如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陳逆(字子行陳氏宗)故怨止(逆嘗殺人止執之逃而匿于陳恒家)乃曰彼得君弗先必禍逆遂舍于公宮陳恒兄弟並如公闞止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止之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齊侯方與婦人飲酒于檀臺(齊乘在臨淄)陳恒遷諸寢齊侯執戈將擊

恒太史子餘止之恒欲出逆抽劍謂曰需事之賊也乃止闞止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齊關名陳恒執齊侯于舒州史記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之于徐州公曰蚤如御鞅言不及此索隱徐音舒正義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弒之孔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魯侯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孔子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魯侯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陳恒既弒

羣所見與周史紫雲之說不公據理折平然正論天極界處己之向然乃謂以

簡公乃立簡公之弟驁是為平公恐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楚之使齊國之政皆歸于恒于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安平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瑯琊亦齊邑漢置縣後省故城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辛酉四十年熒惑執法之星其行無常以其舍命國守居其宿曰守心蒼龍之宿為明堂心宋之分野也清類天文分野書氐二度至尾二度屬宋分徐州河南之歸德房星大火之次宋公憂之司星占星之官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

三言而遂從三度則擊矣

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壬戌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輒奔

魯

衛孔圉取蒯聵之姊生悝圉卒豎渾良夫通于内使

之戚蒯聵謂曰苟使我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良

夫為請于伯姬與蒯聵入舍于孔氏外圃昏二人蒙

衣而乘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

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蒯聵從之迫孔悝于厠强

盟之遂刦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仲由（為孔氏宰）仲由將入遇高柴（字子羔齊人高氏別族）柴曰弗及（政不及已）不踐其難由曰食焉不避其難柴遂出仲由入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由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蒯聵召獲（衛大夫）奉輒奔魯蒯聵既立（是為莊公）使鄢肸（謚武子）告于王王使單子（單公）命之辭明年衛侯（莊公）飲孔悝酒于平陽（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有韋城其南有平陽亭）醉而遣之悝載伯姬而行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左傳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戸而坐端木賜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余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年七十有三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

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葬魯城北泗上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今孔林在曲阜縣北二里背泗面洙繞以周垣圍徑數里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賜廬于冢上今孔林中有一室東向相傳為子貢廬墓處凡六年然復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之生昭公賜孔子鯉因名焉先孔子卒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朱子論語序說子思學于曾子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居魯繆公尊禮之

後居于衛

秋七月楚公孫勝亂沈諸梁討誅之

楚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建以費無極譖奔宋又避華氏之亂于鄭鄭人善之建與晉謀襲鄭鄭遂殺建其子勝奔吳事在景王二十三年令尹申欲召之沈諸梁曰吾聞勝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今河南光州息縣有白公城再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自厲劍司馬即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

厲也勝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將以殺爾父平以告令尹令尹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若得自死我不復成人令尹不悛吳人伐慎邑名漢為縣後省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有慎縣故城勝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令尹司馬于朝而刼楚子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其黨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勝不許將立公子啟即子閭啟不可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圉公

陽（楚大夫）穴宮貟楚子以如昭夫人之宮（楚子母越女前所居宮）葉公沈諸梁聞亂以師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焉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帥國人以攻勝勝奔山而縊其徒微（匿也）之生拘石乞而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謂白公）使余勿言曰不言

將烹乞曰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乞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使寧（子西之子）為令尹寬（子期之子）為司馬而老于葉

（癸亥）四十有二年春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即禹貢震澤爾雅謂之具區今曰太湖跨江南蘇州常州及浙江湖州三府界）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踐報吳固為
勾心忍性然豈
非所種不食
即且其撫老幼
刷刑賞方振作
不暇又何能
為種耶且十
不收於國則
切瞷恤之需
所取皆左氏
誣內外傳直
等耳

遂敗之國語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非其身之所種不食非夫人之所織不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報吳勾踐辭復請勾踐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不欲匹夫之勇欲其旅進旅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于囿 句無韋昭曰諸暨有句無亭諸暨今縣屬紹興府禦兒今嘉興府石門縣東南有語兒鄉即古禦兒也鄞越邑漢為縣今為寧波府

治姑蔑今衢州府龍游縣北之姑蔑城是

秋七月楚滅陳

楚白公勝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聚也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也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滅之殺湣公陳自胡公受封至湣公凡十九傳而滅時陳恒得政于齊後遂建國

冬十月晉趙鞅伐衛衛人出其君蒯聵及晉平

衛侯背晉趙鞅名之辭以難鞅遂圍衛齊國觀國書之子

陳瓘陳恒之兄救之鞅還至是鞅復伐衛入其郛衛人逐

衛侯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師退衛侯自鄄

入般師出初衛侯嘗翦削其邑聚戎州莊公登城望見戎州問之以告

公曰我姬姓何戎之有翦之戎州衛邑在楚邱又欲逐石圃衛卿石惡從子而未

及于是石圃攻衛侯衛侯踰于北方戎州人攻之殺太

子疾公子青入于己氏戎人己氏殺之初己氏妻髮美莊公見之以為夫人

髢至是入而示之璧曰活我與女

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立般師十

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明年石

蠡陳策本諸
大老所謂後陰
先陽近柔遠剛
說自奇特然不
知用其法而徒
襲其跡烏足以

圍遂起起奔齊輒自齊復歸于衛（輒立十二年出亡在外四年復入）

（乙丑）四十有四年王崩太子仁立（是為元王）

元王

（丙寅）元年冬十有一月越圍吳

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將許之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文種賢之入越為上將軍）曰臣聞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日月盛滿時）以為法（法其明以為進取）微者（虧損薄食）則是行（則其微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窮也）而還月盈而

語行師哉

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謂後動則用陰謂沈重固密先謂先動則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示之以弱遠則用剛抗威厲辭後無陰蔽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先無陽察先動者泰顯露為陽察用人無埶無常所也往從其所因敵為制不預設也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戰宜為人容先動為容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陽數未盡雖輕易人不可得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因迫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無窮若日月然今其來也剛彊

而力疾（言吳陽節未盡不可擊也）君姑待之越子乃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明年晉趙無恤有父之喪降于喪食使楚隆如越問吳難趙無恤即襄子）

晉荀瑶（即智伯謚襄子）伐鄭

初智宣子（荀躒之子甲）將以瑶為後智果（智氏之族）曰不如宵（宣子庶子）也瑶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鬒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

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

至是瑤伐鄭取九邑

智果别族于太史為輔氏後智氏亡惟輔果在

丁卯

二年晉趙無恤滅代

吕祖謙大事記代國在蔚州今蔚州屬直隷宣化府有古代王城

無恤趙鞅幼子初鞅將置後乃書訓誡之辭于二簡以授長子伯魯及無恤曰謹識之三年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鞅以無恤賢立以為後及鞅卒無恤

嗣既葬北登夏屋山名在山西代州亦曰賈母山與句注山相接請代君使厨人撰銅枓音斗其形方有柄取斟水器以食代君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君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代君夫人無恤姊也聞代君死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為摩笄之山山在今直隷易州廣昌縣無恤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史記趙簡子嘗召諸子曰吾藏寳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山上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于是知無恤

果賢以爲太子後卒滅代

戊辰三年冬十有一月越滅吴吴子夫差自殺

越入吴國吴子率其賢良（親近之士）與其重祿（大臣也）以上姑蘇（臺名在今江南蘇州府吴縣西南姑蘇山上吴地記闔廬造此亦曰姑胥）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吴得罪于會稽今君其圖不穀不穀請如會稽之和句踐弗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

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使者泣而去句踐乃使人謂夫差曰吾置王甬東（今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在海中其東有翁洲即春秋越甬東地）君百家夫差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夫差將死自蔽其面曰吾無面見子胥也越于是滅吳（吳自泰伯傳仲雍至夫差凡二十五傳而滅）

越子致貢命為伯

句踐既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大事記徐音舒亦作俆今山東兖州府滕縣有薛縣故城戰國時曰徐州致貢于王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秦不如命句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攻秦會秦引罪乃還軍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于宋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蠡從句踐自會歸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于句踐不復入越遂乘扁舟浮于五湖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并太湖而五實一湖也考五湖之說不一今以國語注為據胥湖即胥口在吴縣西南蠡湖今曰蠡瀆在無錫縣東北洮湖亦名長塘湖在宜興縣西北滆湖在武進縣西南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句踐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七術寡人用其三而取吴其

四在子為我從先生試之種遂自殺

庚午五年閏月魯侯朝于越

魯侯如越得相悅也太子適郢越太子名將妻魯侯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左傳嚭故吳臣考史記越滅吳誅太宰嚭與此異乃止明年魯侯自越反季孫肥孟孫彘逆于五梧魯南鄙地在山東沂州府費縣郭重僕及宴孟孫為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何謂重也肥魯侯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

不樂魯侯與大夫始有惡

辛未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

衛侯怒褚師比即聲子衛侯與大夫飲酒于靈臺褚師比韈而登公怒褚師辭公愈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奪公孫彌牟即南文子邑又奪司寇亥政嬖夏戊之女初太叔疾以夏戊為大夫疾出亡衛人翦夏氏以其邑與彌子瑕彌子納夏戊之女于公以為夫人其弟期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嘗使侍人投公文要即懿子之車于池復使優狡俳優名狡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以恥辱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

牟公文要司冦亥司徒期因拳彌以作亂拳彌先入衆譟而攻公宫鄄子士衛大夫欲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衆怒難犯休而易閒也遂出彌請適城鉏即鉏城注見前以鉤越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衛侯不知彌與衛侯為亂故為所詐衛侯為文離陳名之卒因祝史揮揮為內間以侵衛公文要知之與彌牟謀因揮在朝使吏先遣其室揮出弗納館諸外里揮遂如衛侯所衛侯使之越請師明年越皐如

后庸皆越大夫宋樂茷樂溷子字子路魯叔孫舒武叔子諡文子納衛侯彌牟致衆而問請納之衆曰勿納彌牟請亡衆曰勿出于是重賂越人申開守陴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而納衛侯衛侯不敢入師還衛人立莊公之庶弟公子黚為是悼公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出公遂卒于越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臣賜不識所由入也

壬申七年冬十月宋公頭曼卒景公

宋公無子取公孫周元公孫子高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六卿左右師大司馬司徒司城大司寇三族皇靈樂降和同聽政因大尹近官有寵者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宋公遊于空澤即空桐澤在今河南歸德州虞城縣卒于連中館名名勝志連勝館在空桐澤後俗呼連塚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空桐澤之上有空桐亭入如沃宮宋都內宮使召六子即六卿曰君請六子畫計策也至以甲刦之

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樂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蠱惑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皆歸授甲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是為昭公呂祖謙大事記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十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内外不見其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

王崩太子介立是為貞定王

貞定王

癸酉元年夏晉荀瑤伐鄭齊陳恒救之晉師還

荀瑤帥師伐鄭鄭請救于齊齊陳恒救鄭師及濮古濮水首受大河自封邱逕濟陰至高平入濟今堙荀瑤聞之乃還曰吾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恒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

能久乎後四年荀瑶復圍鄭門于桔柣之門瑶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在此瑶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無恤由是惎瑶

魯侯如越歸卒于有山氏

魯侯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魯侯之妄故君臣多間魯侯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遂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如越國人迎之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

戊寅六年晉河絶于扈扈亭在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卷之扈亭北禹貢錐指晉出公時河絶于扈即于是也

庚辰八年秦滅大荔後漢書西羌傳洛州有大荔之戎注洛州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同州城是也今陝西同州府治大荔縣此洛水乃沮洛由榆林逕延安同州諸府入河非禹貢之伊洛

時諸戎國大荔與義渠史記索隱古西戎國括地志寧涇慶三州皆其地慶今慶陽府寧今慶陽府寧州涇今平凉府涇州俱隷甘肅寧州有義渠故城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秦伯厲公以兵伐大荔取其王城今同州府朝邑

縣有王城寰宇記大荔戎王所居遂滅之後秦又伐義渠執其王以歸在王二十五年

癸未十有一年晉侯出公鑿出奔齊

晉荀瑤與趙襄子無恤韓康子虎不信之孫魏桓子駒曼多之孫共分范中行地以為己邑晉侯怒告于齊魯欲伐四卿四卿恐反攻晉侯晉侯出奔齊道卒荀瑤立昭公之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晉君之大父曰雍父曰忌忌善荀瑤瑤欲并晉未敢故立之是時晉國之政皆決于瑤晉

君不得有所制瑤遂有范中行地

甲申十有二年晋荀瑤襲衛不克還

荀瑤欲伐衛遺衛侯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公孫彌平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侯告于邊境荀瑤果以師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荀瑤還自衛宴于藍臺戲韓虎而侮段規段鄭共叔段之後以名為氏韓康子相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瑤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君子能

勤小物故無大患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弗聽

丙戌十有四年晉荀瑶以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注見前

荀瑶請地于韓虎虎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虎曰善乃與之荀瑶悦又求地于魏駒駒欲弗與

任章任姓後以國為氏章魏桓子相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駒曰善亦與之瑤又求蔡皐狼之地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有皐狼故城

考史記孟增幸于周成王是為宅皐狼集解徐廣曰皐狼地名索隱成王居孟增于皐狼故曰宅皐狼智伯所求即此地蔡葢宅音之訛于趙無恤無恤弗與襄子以伐鄭之辱甚智伯事見前瑤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無恤走晉陽初趙簡子使尹鐸尹國尹氏之別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謂浚民之膏如

繭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

姑息為保障則養奸廢事多矣

抽繭之緒抑為保障乎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晉陽為歸至是三家圍晉陽荀瑤決晉水在山西太原太原縣西南源出滴瀝泉今謂之晉渠分三派以溉民田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竈產鼃民無叛意

戊子十有六年晉趙無恤及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

荀瑤行水魏駒御韓虎驂乘瑤曰吾乃今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魏駒肘韓虎虎履駒之跗以汾水注見前

可以灌安邑注見前絳水源出山西絳州絳山逕曲沃縣入澮可以灌平陽注見前也安邑魏氏都平陽韓氏都趙無恤使張孟談張晉公族解張字張侯具後以字為氏世仕于晉潛出見魏駒韓虎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無恤夜使人殺守隄吏而決水灌智瑤軍軍亂韓魏翼而擊之無恤將卒犯其前大敗之遂殺智瑤盡滅其族而分其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吾謹避

之耳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頃之襄子出豫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必豫讓也問之果豫讓襄子數其先事范中行氏而不為報仇豫讓曰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國士報之乃請襄子之衣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自殺

甲午　二十有二年楚滅蔡

蔡侯齊出奔　蔡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四世

丙申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　杞自東樓公封杞至簡公春凡十九世

庚子二十有八年王崩

貞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之而自立是為思王立五月少弟嵬又攻殺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貞定王之子

封弟揭于河南即東都漢于此置河南縣

初王子朝之亂餘黨皆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事見前至是王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河南桓公

考王

辛丑 元年

甲辰 四年晉侯朝于韓魏趙氏

晉哀公卒子柳立是為幽公時晉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趙氏號三晉晉侯畏反朝焉

丙午 六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庚戌 十年楚滅莒

初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大夫烏存

因國人逐之莒子奔魯齊人納郊公事在敬王元年自是微不復見

後四世楚滅之莒自茲輿期受封二十三傳而滅

乙卯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立是為威烈王

河南公封其少子于鞏鞏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

河南桓公卒子威公代威公卒子惠公代乃自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大事記曰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故曰西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故曰東周

衛公子亹弒其君糾

先是衛敬公卒子糾立（是為昭公）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于趙至是公子亹弑昭公而自立（是為懷公）立十一年敬公之孫頹弑之（頹亦自立是為慎公）

威烈王

（丙辰）元年晉趙無恤卒

無恤為伯魯之不立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必欲傳位于代成君（伯魯之子）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為趙氏後至是無恤卒其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趙氏之人

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獻子是年魏駒韓虎皆卒駒之子斯代是為文侯虎之子啓章代是為武子

秦庶長秦爵二十級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鼂弑其君。懷公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早卒大臣乃立昭子之子是為靈公

戊午三年晉韓啓章伐鄭殺鄭伯

啓章殺鄭幽公名已鄭人立幽公之弟駘是為繻公後韓

氏景侯復伐鄭在王十七年取雍邱見注前已而鄭伐韓氏虔

九年在王十敗其兵于負黍見注見

己未四年秦作上下畤

上畤祭黄帝下畤祭炎帝

辛酉六年盗殺晉侯柳

晉侯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盗殺之魏斯以兵誅亂者

立幽公之子止是為烈公

癸亥八年越滅郯見注前

少皥之祀莒及郯司之莒郯皆嬴姓少皥之後楚先滅莒越復滅郯少皥遂不祀

甲子九年秦初以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取他女為君主用諸河以求福命曰妻河時晉魏斯以西門豹西門以地為氏為鄴令故鄴城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鄴苦河伯娶婦豹乃與三老期當共送婦及期豹先投巫嫗于河曰先報河伯已而投三老復欲投廷掾與豪長者皆叩頭流血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大事記魏與秦鄰故

後世常平義倉所自始賑貧救濟固經國要務然有一利必有一弊非得其人以善理之民何由被實惠耶

染其俗至
豹始禁之

戊辰十有三年晉河岸崩

壅龍門至于底柱此西河東圯也龍門底柱之間皆高山崇阜河雖壅不徙流

己巳十有四年晉魏斯始行平糴法

李悝李氏皐陶之後悝魏臣為魏斯作盡地力之敎以為地方百里除山澤居邑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謂士工商甚賤傷

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大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中孰自三四百五十石餘三百石終歲長三百石下孰自倍收三百石餘百石終歲長百石小饑則收百石收平歲三分之二中饑七十石收三分之一大饑三十石五分之一故上孰則上糴三而舍一糴三百石舍一百石中孰則糴二糴二百名下孰則糴一糴五十石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上孰之所

歛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糶不貴而民不散斯又以鄴令西門豹言引用漳水清漳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沾嶺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二水分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始合東北逕直隸界分二支一東行入衛一東北行合滏陽滹沱諸水至天津入海穿渠溉鄴田今彰德府有西門渠豹所開後漢元初中嘗詔修之河內之民利之魏以是益富彊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曾孫襄王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梁與史記不同

辛未十有六年命晉韓啟章趙浣伐齊

公儀休言固得體然亦近於好名者之所為拔葵猶可恕而出

王命韓氏趙氏伐齊入其長城括地志齊長城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經淄州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　濟州今濟寧州屬兖州府平陰今屬泰安府淄州今淄川縣屬濟南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瑯琊臺在諸城縣東長城故址今尚存　時三晉自通王室亦如列國

壬申　十有七年魯繆公顯以公儀休為相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休相魯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嘗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婁不太矯情乎

秦初令吏帶劍

三代之制大夫士皆佩玉秦始令帶劍并令百姓亦帶之

癸酉 十有八年晉魏斯克中山（今直隸定州春秋鮮虞地戰國為中山國）使其子擊守之

魏斯使樂羊（宋樂氏之別）伐中山克之（史記趙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隱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居靈壽後為趙武靈王所滅據此魏文侯所克乃武公地趙武靈所滅乃桓公地地本分自中山故皆以中山為號魏武以封侯之世中山及趙戰于房子盜靈壽之中山也）

樂羊啜羹與吳起殺妻相似而不同起求為將其妻何辜殘忍極矣若樂羊當兩軍相持之際不以私恩害公義於理尚正然啜羹而且盡一杯則太不近人情矣

其子擊斯問于其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封子何為仁君斯怒任座趨出問翟璜（翟以國為氏璜名也）對曰仁君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斯說使翟璜召任座親下堂迎之引為上客（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縣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斷而為之羹羊啜之盡一盃中山知其忍下之魏文賞其功而疑其心）

甲戌 十有九年齊田和（陳敬仲改氏田左傳作陳史記作田田成子之孫白是為莊子莊子之子和是為太公）伐衛

田和相齊宣公籍伐衛取毋丘史記年表作毋索隱毋音貫即貫城貫城注見前後二年和之宗人田會叛和以廩丘故城在今山東曹川府范縣屬于晉趙氏

晉魏斯受經于孔子之弟子卜商卜以官為氏商字子夏衛人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魏斯受卜子夏經藝以為師又師事田子方齊田氏之別過段干木段干姓木名之廬必式皇甫謐高士傳木晉人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踰垣避之文侯待以客禮四方賢士多歸之斯由此得譽于諸

賤驕人貴放士囂凌之習時諸侯各以士為重而士得以窺其間把持之顏蠋前王前之對同此術然求應者皆不過富國强兵機變詐之徒耳可與闒門延同日而語哉

侯斯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丙子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為相以吳起為將

魏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將今

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胡三省曰班志魏地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内高陵漢屬馮翊其地在河西所謂西河之外者也今高陵縣屬西安府之守謂吴起臣所進也君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

于魏成克曰成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吳起吳以國為氏衛人仕于魯齊人伐魯魯欲以起為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將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遂去魯聞魏斯賢往歸之斯問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齊田氏庶孽晏子薦之景公尊為大司馬有兵法書弗能過也于是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為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

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斯以其得士心使為西

河守以拒秦韓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何清